

# 快樂的香港春茗

小 冰



去年三月尙斌從成都來港，恰逢我要參加一個春茗，就帶她一起去。晚宴期間出乎我的意料，她對香港春茗的評價好極了，說是開了眼界，回去以後很久很久都還沉浸在春茗的快樂中。香港的春茗是一種晚宴活動，是各個民間團體一年一度的大團圓，在每年春節後的二三月舉辦。

那天我們席只有她一位新朋友，大家和她打招呼。阿鳳說：「我也來自內地。」尙斌聽了很親切。她不停地拍照，發放朋友圈，告訴大家：「晚宴的第一項是奏國歌，全體起立。第二項是……」尙斌的朋友多，圖片和信息一傳到成都，就引起大量關注。有人說：「香港同胞愛國情深！」尙斌肯定地答曰：「一點不亞於你和我！」「場面很中式！」「中國節氣，他們慶祝的是『戊戌年』新春，我們是慶祝二〇一八年新春。」「『一國兩制』，真有意思。」尙斌寫了發，發了寫，又給我看手機，朋友圈裏點讚的、頌揚的，好不熱鬧！

今年己亥年，北區太極氣功十八式協會的春茗，在三月三十日晚上舉行。酒席擺了三十多桌，每桌十二人，赴宴者全是鄉里鄉親，街坊鄰居。節目主持人是我們熟悉的雪珍和阿妹。雪珍是協會秘書，是長者了，但是不顯老態，她一身黑衣晚禮服，清爽幹練，以一句「各位同學好」，就帶活了氛圍。場面溫馨、親切，效果遠遠勝過花錢聘請什麼美女主持。

屏幕背景裏有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這是一個愛國團體。會長李江海

和謝立富等人講話，每人三五分鐘，事情點到為止。他們感謝北區對香港的貢獻，感謝大家支持社團的工作，希望各位繼續努力，為香港和祖國的繁榮做貢獻，祝願大家身體健康，龍馬精神。

講話完畢，大家吃吃喝喝。晚宴流程全是中式，席間伴隨演出，演出也是中式，中樂團合奏、粵劇、潮劇、氣功、太極拳、普通話愛國歌曲、小刀會歌舞等。參演者是坐在下面吃飯的本區人，素妝淡抹，水準不一定很高，但是熱情滿溢。我們桌阿萍的節目最多，她、阿妹和雪珍，是我們一起晨運的姊妹。

香港有很多協會，建築師協會、律師協會、醫生協會、天津聯誼會、重慶聯誼會等。市民以各個協會為中心，形成一個個的團體或組織。協會藉着春茗之機，擺幾桌、幾十桌或上百桌，把大家聚在一起吃吃飯，抽抽獎，會見老朋友，結識新朋友，熱鬧熱鬧，順便聽聽負責人講講地區動態。

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抽獎，獎品和獎金由熱心人自掏腰包捐贈，獎項不論大小，每公布一個，下面一陣雀躍，十分快樂。那天我忘了帶上阿萍發給我的餐號，抽不了獎。有人說我虧大了，我說不要緊，五天前才在天津聯誼會的春茗上抽到三百元，哪有次次都中獎的道理。偶爾中一次才長記性，才好玩。「我抽到了，明天請大家飲早茶。」阿萍歡歡喜喜地發出邀請，她抽到五百元，同桌的其他四位中獎者也說請飲茶。你看，春茗的喜悅還將延續。

有獎抽，有飯吃，有表演看，之後還有茶飲。香港的春茗充滿祥和、溫馨、快樂和祝福。



在上星期的專欄文章中，筆者刻意留了一個伏筆，就是沒有提及究竟以前的的士車牌是什麼顏色。原來，當時的港英官員竟然將的士車牌顏色與貨車看齊，都是黑底白字。相信不少人都會覺得奇怪，的士是載客的，貨車卻是載貨的，兩者風馬牛不相及，卻被歸類為同一用途，真教人摸不着頭腦。如果要考究原因，應該只有當年負責制定車牌顏色的官員才能作答，但百多年後的今天，這些官員都已作古，就讓它成為一個不解之謎吧。

的士一詞是來源於英文TAXI，其原意是按程收費的汽車，但在英國人管治香港期間，很多英文都被音譯為中文，於是出現了的士這一叫法。但不同地區的華人對的士稱呼各異，如內地和台灣稱之為計程車，新加坡則譯為德士，不過，隨着全球一體化，的士一詞已經越來越流行，現時內地不少城市亦仿效香港改稱計程車為的士。

在世界各地，的士都在運輸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香港作為國際都會自然不會例外。然而，香港究竟何時開始有的士出現呢？據今年已經年逾八十多齡的運輸界老行尊國柱表示，香港最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已經有的士行走，但一九二〇年時只在港島區提供服務，蓋因當時的外國人和商人都住在港島，需要汽車接送。當然，那時候之的士

# 百年的士話滄桑

過來人



◀昔日香港的士車牌是黑底白字  
作者供图

結構相當簡陋，只有三到四個座位，而且跑得相當慢，但與人力車和轎相比，速度還是快得多了。

最早期之的士，收費有兩種形式，其一是按照租用時間長短和地點遠近而自行議價，另一種則是按計程表收費。講到計程表，當時是以機械形式操作，它可以以東西北四個方向旋轉，而旋轉桿上置有一塊紅色膠片，上面書有「FOR HIRE」（出租）字樣，當旋轉桿向北豎立時，就表示車輛可以出租，而當車輛被租用之後，司機就會將旋轉桿順時針方向撥向東邊，這時候亦開始計算租用的費用；當車輛到達目的地之後，司機就會將旋轉桿撥向西邊，表示收費計算停止。由於這枝旋轉桿與膠牌

連成一起時很像一枝旗，所以日後業界人士便將撥動旋轉桿的動作稱為「起旗」與「落旗」，一直沿用至今，並且發展出長途為「大旗」，短途為「細旗」，以及每更做了多少枝旗等，非常生動貼切。

直至一九二六年，九龍半島才開始有的士出現，但兩地的士因為一海之隔，各不相干，但經營方式都一樣，皆不能在街道上行走兜客，只能停在固定地點如渡輪碼頭和各大酒店等候客人以電話召喚，但當年電話非常罕有，可見的士的服務對象非常則貴，而的士的營運收入自然亦相當有限。這種服務一直經營至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所有的士服務被迫終止，而車輛則被日軍徵用。

# 電報裏的港幣淪陷

晨 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經過十八天的戰鬥，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指揮官酒井隆投降，香港宣告淪陷。從此一百六十多萬香港居民步入日佔時期共計一千三百多天的苦難歲月。前路渺茫、民不聊生，不僅老百姓舉步維艱，原本生意做得風聲水起的銀行大班們也惶惶不可終日。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廣東銀行香港總行副經理（相當於今日的行長一職）陳善旺憂心忡忡，向澳門分行發出了香港淪陷後的第一封電報。這封電報洋洋灑灑共有三頁，大有信息隔絕太久之後，道不盡千言萬語的苦澀。然而就是這樣一封電報，為了解日佔時期香港金融業狀況提供了難得的一手史料。

根據陳善旺的描述，日本侵佔香港前的十八天戰事中，廣東銀行依然照常營業，但時間非常短，上午十點開門，中午十二點就結束。到十二月二十六日香港淪陷，所有銀行都停止營業，由日本的金融工作班派人在各銀行清點倉庫，不僅將庫存現金登記在案並封存，而且還將儲戶的數據列明列表，詳細標註儲戶的國籍和金額。之後，日本的「金融班長官」兩度召集銀行經理商量復業事宜，但一直到陳善旺發出電報的這一天，依然沒有最終結果。

日曆顯示，陳善旺向澳門分行發電報的這天是周六。而那一周的星期一，已經有包括渣打、東方匯理等五家銀行恢復營業。淪陷後香港物價飛速上漲，百姓最為關切，怎麼把存在銀行裏的錢取出來購買日用品。對於日本來說，如何實施嚴格的金融管制，控制貨幣流通，是侵佔後亟需解決的問題。銀行首當其衝，成了日本掠奪的要塞。

事實上，日軍在侵佔香港的第二天就宣



▲位於中環德輔道中六號的廣東銀行總行，於一九一二年開業一直沿用至今，現為建行（亞洲）之旗艦店 作者供图

布「軍用手票」為香港合法貨幣，禁止市民使用及持有港幣，並要求市民在限期內將港幣全部兌換為軍票。而在銀行有港幣存款的市民，亦要將全部港幣按規定折算。如果發現居民藏有港幣未兌換，就施加酷刑。至於港幣兌換軍票的匯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為軍票一圓兌換港幣二元；一九四二年十月，為軍票一圓兌換港幣四元。

為了讓軍票盡快在市面流通，日本金融班命令少數幾家銀行開門三天，允許儲戶提取存款。陳善旺在電報裏詳細地描述了期間銀行的運作，即儲戶提取現金只限於個人活期和儲蓄存款，而且每人提取以五十元為限。不過三天的期限過後，日本金融班逐步放開了允許正常營業的銀行範圍，在原來五家

基礎上又增加了五家，銀號方面則有二十八家獲准營業，只是營業範圍限於將港幣兌換為軍票。

此種金融政策對於淪陷的香港而言，無疑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作為銀行家，陳善旺深知香港市民以及金融業將深陷危機。但情長紙短，加上日本對郵政和言論的嚴格管束，在和澳門溝通香港戰後情況的電報裏，陳善旺沒有做更多點評，通篇都是冷靜的現況描述。

前途未卜，內心難免悲戚。不過，陳善旺在電報最後依然振作精神安慰澳門分行的同事：「續想不久便可恢復本港之繁榮。」可惜，經歷日佔後的香港經濟滿目瘡痍。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大藏省（編者註：日本過往的最高財政機關，為現今財務省之前身）宣布日本軍票無效，香港百姓的十九億日圓財產，一夜之間變成一堆廢紙。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三日，香港軍票索賠委員會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償還欠下香港百姓的軍票債務。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東京地方法院以日本沒有這方面的賠償法為由，拒絕作出賠償判決。

（「建亞博物館裏的老香港」之一）

編者註：香港九龍灣建行大廈二十九樓有一個藏品甚豐的歷史博物館，那裏有研究香港金融史不可多得的瑰寶。二〇〇六年中國建設銀行收購了美國銀行（亞洲），納入囊中的不僅是銀行業務和資產，還有一個百年故事。漫步在博物館，觀者將在發黃的老照片、文檔、信函、電報裏，發現一個又一個鮮為人知的老香港故事。故事最早可上溯到一九二一年，也就是建行（亞洲）在上個世紀的前身：廣東銀行。專欄「二十九樓往事」自今日起，逢周三刊發，與讀者一起走進這段橫跨一個世紀的歷史，透過珍貴的藏品，回望香港的塵封往事。

# 天工開物及其他

李憶君



夜晚無眠，看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編撰者說，這本書可以說是傳統科技典籍，亦為中國經典寶藏的突破。之所以看這本書，是因為最近整理書房，翻到翠園送給我的字，她以那手纖麗秀潤的書法抄了《天工開物》中記載薛濤箋的製作方法：「四川薛濤箋，以芙蓉皮為料煮漿，入芙蓉花末汁。或當時薛濤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質料也。」纖秀中透着氣勢與學養。人生有緣遇到值得敬愛的老師，實為一大幸事。而睹物思人，追憶往事，我想，最好還是再讀一遍《天工開物》吧。即使沒能弄懂當時的生產技術，粗略了解一些傳統科技的歷史背景，或許就不至於辜負了翠園要我認識《天工開物》是傳統文化裏的珍貴寶貝的這一番心意。

其實，人往往有一種錯覺，以為發明與創造是科學。發明是，創造則不然；創造有種感情上的美。就如忽然間的心血來潮，我時常為

此而感動，同時也因太多感觸而煩悶，甚至惆悵。比如《天工開物》，連編撰者都認為此乃唯一的一部記述科學和技術的書。它沒有故事，卻有着人類共同的記憶。一切都是熟悉的、真實的……讓人沒事時翻翻，寫點人生應如弈棋的所謂正確文字，這也是可以的。

回想看過的書，誰沒一些既歡暢典雅，又艱澀幽暗的歷程？像今天晚上，夜漸漸深，攤開《天工開物》，視線卻一直在游離，總無法專心一致。

從窗口望出去，發現外面的樹是安靜的，葉子也是完全靜止的；路燈很亮，那是剛安裝的LED燈泡，據說州政府已落實使用既省電又長壽的環保光源，減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云云。遠處有稀稀落落的狗吠聲，忽然覺得這夜深人靜有點「夜來幽夢忽還鄉」的惆悵。到底是深夜了，這樣的深宵，總讓我想起沒有冷氣機的鄉間歲月，那時家裏的窗戶，不論白天夜晚，一年到頭都是敞開的。我尤其記得睡房窗口外面的那兩株枝繁葉茂的大紅毛丹樹，總是搶去窗前的天光，使得房間陷入幽暗中。因此每隔兩

三個月，父親就得請隔壁的阿海過來幫忙砍掉一些枝葉。有時沒來得及砍，夜裏紗窗外面便影影綽綽的，似有人在走動。我那時七、八歲吧，已被窗外的樹影驚嚇過很多次了。

另外，大門口石階旁還有一株很高的白蘭樹，現在想來，它的高度應該會超越那兩株總想搶盡天光的紅毛丹樹。白蘭樹長年結滿花蕾，不停歇地開花，那開花的勢頭啊，香氣滿天飛，樂壞了左鄰右舍，尤其那印度鄰居，每個清晨都過來收集掉了滿地的落花，然後串成花圈，獻給供奉在家裏的象頭神。那時我可從來都不曾想過，白蘭花是否有花季的問題，感覺它一年到頭總在開花。是以，白蘭花的香氣，也成為了我童年記憶的一部分。細細回想，其樂無窮。當然，當中亦有一瞬間的惆悵——那每個清晨過來收集落花的印度女人，她還在嗎？時光過去幾十年了，再加上她當時已屆中年的歲數，人可以活那麼久嗎？畢竟人生有涯。可歲月會教懂你許多事。比如我已懂得象頭神是掌管智慧的神祇。那部浩如煙海的大史詩《摩訶婆羅多》是祂不眠不休記錄下的。



▲艇仔粉別有一番滋味

資料圖片